

人世間

# 故里杂记

山止

## 修车人老李

小镇之南，辛安河畔，有一个自行车修理铺。

修车铺主人老李，69岁。老李专心致志修理自行车已经有40多个年头。

老李的修车铺在大集体时期是公家的。那时候，上级号召大力发展村办企业。一筹莫展的村主任背剪着双手，来到公路旁，蹲在地上抽了一下午旱烟袋，最后他脑袋灵光一闪，有了主意：办个自行车修理铺。

村主任思路谋定，马上拍板，说干就干。他立即安排村里泥瓦匠，不出两天时间，盖起了三间小房子。

有了场地，村主任又开始四下张罗人。说来凑巧，村里有个隋师傅刚好从烟台轴承厂退休回家，村主任登门，请隋师傅出山，发挥余热。隋师傅是个爽快人，他愉快地接受了村主任“造福桑梓”的邀请。挑头的师傅有了，村里安排老李当学徒，做下手。

那时候老李还是小李，二十四五岁，正是蓬勃年华。他在村里当过基干民兵，又管过团支部工作。老李的祖父当年在市里当过地下党，父亲当过兵。他最大的心愿是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可是阴差阳错，连续两年他都与当兵擦肩而过。第一年时，村里两个人体检政审合格，却只有一个走兵名额。和他一起报名的那人找到家门，说自己年长，能不能让他先走一年，如果这次走不成他就没机会了。老李心一软，竟稀里糊涂地答应了。第二年，他又验上了，满心欢喜，却依然没走成，原来是指标被村主任的亲戚顶替了。可能注定与当兵无缘，老李认了命，安心地在村里参加生产劳动。

关于让老李学修自行车这件事，村里有知情人透露说是村主任良心发现，觉得自己安排别人顶替老李当兵名额不厚道，就算是作为补偿，减少些良心债。

随遇而安的老李跟着隋师傅学修自行车，一个是诚心诚意地教，一个是真心实意地学。师徒二人亦师亦友，关系十分融洽。很快，老李就熟练掌握了修理各种自行车的本领，什么凤凰、永久、大国防、金鹿、海燕，凡是市面上有的，样样得心应手，拿得起放得下。

手艺精，态度好，自然落得个好名声。周围十里八村的人自行车有了毛病，都爱赶到老李的铺子修。

计划经济的时候，自行车是紧俏货，小镇上只有国营供销社卖自行车。供销社的头头脑脑得知老李有一手修车好手艺，指上门画上户，硬把组装自行车的活儿塞给老李的车子

铺。这样一来，老李师徒二人又添了一项新业务，虽然忙乱点，但是增加了收入。当时，车子铺是村里企业，每年上缴利润后，结余的才是他们能支配的收入，多劳才能多得。

后来，隋师傅年纪大了，干不动了，车子铺交由老李打理。再后来，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，集体家底进行拍卖，老李东拼西凑五千块钱，买下了修车铺。

这日子啊，就像老李手中的车轮，飞快地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不知不觉间，老李捣鼓了半辈子自行车。

虽然经常找老李修自行车，但我和他正儿八经来往，缘起九年前的一篇文章。一天，我在报纸上读到一首名叫《小镇怀古》的长诗。诗写得大气磅礴，壮怀激烈。我一看作者，不熟悉。这些年因为喜欢捣鼓文字，舞文弄墨的文朋诗友认识得不少，突然冒出这么个人，我很好奇，于是四下打听。几番周折后，有人告诉我写诗的人是车子铺的老李。

我走进老李修车铺时，他正蹲在地上忙着换自行车胎，两手油污，一头汗水。

我打趣道，老李啊，你藏得挺深，像《潜伏》里的余则成。认识你这么些年，光知道你修车手艺好，压根就没想到你文章也写得这么棒。

老李红了脸笑着说，我都是写着玩的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！

忙完手头活计，送走客户，老李把我引到里屋。相对于凌乱的外屋，里屋书香气甚浓：狭窄的小屋墙壁上挂满字画，不大的桌子上放了两台电脑，桌子上方的书架上摆满了书籍，旁边还挂着一把宝剑和一张弓。

在和老李的闲聊中，我逐渐走进了他的缤纷世界。

老李所在的西解甲庄村是清代雍正年间工部尚书李永绍的家乡。他是李氏家族的第十八世孙。李氏家族从元末明初迁徙到小镇定居后，秉承“耕读继世，忠厚传家”祖训，从古至今村里走出了许多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读书人。据考证，李氏家族逶迤而来的五百年间，仅清代李初妍及其子孙一支就考取功名206人，其中进士2人（含武进士1人）、举人11人、秀才84人、太学生64人。李氏家族通过科举入仕，有30多人做到知县以上官员。为此，巴掌大小的村落被称为“胶东科举第一村”。

耳濡目染的老李，晴耕雨读，昼作夜读。读书写作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老李仅有初中文化，他的知识积累全靠后天自学。这几年他利用修车间隙先后义务修订了第六版《李氏祖谱》，注释

了李永绍遗作《约山亭诗稿》，搜集整理了20多万字的尚书府文化资料，参与了《莱山文化通览》《莱山科举文化》等地方文史书籍编撰工作。

有了名气，上门讨教交流的人自然多了。对于来访者，老李总是敞开山门，倾其所有。曾有当地作者将他写的文稿借去改头换面出了书，挣了钱，结果却连个名字也没给他署。有人愤愤不平，说应该找那些人讨个说法。老李却淡然一笑说，名不名无所谓，只要是宣传尚书府文化就足够了，名字也不能当饭吃。

西解甲庄村是远近闻名的古村落，村里完整保留了清代李氏祠堂等老建筑。因为这些老建筑，老李又多了几重身份。整修祠堂时，他是现场监督指导员，祠堂修好后，他是义务接待员和讲解员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。正因为忙活这些活儿，老李的修车铺常常大门上锁，耽误了生意。为此，老伴儿没少埋怨他，说他不务正业，捣鼓这些又不能当饭吃。憨厚的老李总是陪着笑脸说，咱不是喜欢吗？老伴儿也拿他没办法，只能由他去。

最近这几年由于相同的兴趣爱好，和老李的接触多了，我们成了“忘年交”，稍有空闲，我就去修车铺找他喝杯茶，聊会儿天。我们的话题仅限于文学范畴，很少涉及其他，但有一次例外。

记得那是个夏日的午后，老李刚刚送走一批到李氏祠堂的参观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老李忽然感叹命运弄人，几番沉浮，自己就是个修自行车的底层人。我不知道是什么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，但从他忧郁的眼神里读出了深藏心底的挣扎和无奈。我宽慰他，人生哪能尽如人意，每个人都有苦闷，只不过没有表露而已。现在至少在小镇范围内，你是个“文化名人”。听了我的话，老李轻轻摇了摇头，眼里露出一丝苦涩。

其实，我知道自己的劝告是苍白无力的，这个世界上，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冲突的，甚至是有天壤之别的。这个世界上哪里有感同身受？老李也是个平凡人，他的人生际遇和其中甘苦只有他自己咀嚼、体会。但有一点我坚信，如果有更大的平台，老李或许会做得更好，走得更远。可惜，人生没有如果。

我清楚记得早些年老李修车铺门前有棵高大茂盛的垂柳。柳荫里每天聚集一群人吵吵闹闹打扑克，一旁的老李心无旁骛地忙着手中的活计。

不知为什么，看着憨厚的老李，我眼前时常会闪过光影里另一棵柳树下摆茶摊写聊斋的蒲松龄。

## 库管员老徐

平日里在小镇街头，经常碰见步履匆匆的老徐。

我和老徐隔街而居，并无深交，见了面仅是礼节性打个招呼而已。

老徐不是小镇的坐地户。年轻时他在长岛要塞当过六年兵，退伍落户到小镇后，做过包工头，也挣过大钱。不知为什么后来竟弄了一身外债，无奈只能委身一家私人小建筑公司当了仓库保管员。

去年，因为参与市政公司农村旱改厕工程，我和老徐成了短暂同事，有了零距离接触。

老徐对工作认真负责是出了名的。到他那里领用物资，哪怕是一个螺丝钉，一团铁丝，他都严格履行手续，有人在背后吐槽他“又不是自己家的东西，瞎认真”。对于这些议论，他并不在乎，依然固守本分。有时他看到浪费物资现象会不留情面给工人指出来，甚至不惜吵上一架。

老徐爱喝酒人人皆知。他的办公桌底下总是放一捆啤酒，一瓶白兰地。桌子上有个大口径玻璃杯，里面总盛着满满的混合酒。每天上午九点多钟和下午三点钟，他都要雷打不动喝上一杯。

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，工地上停了工，我和老徐有了充足时间闲聊。

老徐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酒，望着窗外，他的眼神浑浊而迷离。酒麻醉了他的神经，淅淅沥沥的雨丝勾起了他压在心底的往事。

他说自己是交友不慎才导致满盘皆输，半生心血付诸东流的。

14年前，老徐在小镇建筑公司干副经理，自己组建了一个十几人的工程队挂靠公司，上缴利润，自负盈亏。公司经理老周是和他一起打拼多年的好兄弟。

那一天早上，老周把老徐叫到办公室，一番推心置腹后交给他一份合同，说某村要盖两幢将军楼，你代表公司把合同签了。老徐沉吟一下问，你是法人，按规定这合同应该你去签。老周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，咱兄弟交往这么多年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你签我签都一样，你签的话自己能多挣点。咱这么多年好兄弟，我盼着你好啊，你可千万别让别的工程队知道这码事儿。

老徐签了合同，东拼西凑垫资60多万，把楼盖了起来。不久准备结账时出了岔子。原来当初批地手续时村里做了假，盖起的楼属于违建。一夜之间，漂亮的小楼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变成一堆瓦砾。

老徐顿时傻了眼，急匆匆到公司找到老周。老周双手一摊抹了桌子说，工程是你承建的，

白纸黑字的合同你签的，和我没半毛钱关系。话说回来买卖头上不长眼，挣赔你得自己担着。老徐说，这就是你口口声声的好兄弟吗？当初我可是替你签的合同啊。老周笑着说，我怎么会让你代我签合同呢，你说话可要负责任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

多次沟通无果，老徐只能独立应付烂摊子。材料供应商一个劲儿上门催款，工人跟在腓后追着要工资。那段时间，老徐焦头烂额，灰头土脸，一下子老了好几岁。

都说“屋漏偏遭连阴雨”。早先老徐在小镇大街上买了块地皮盖门头房，原来计划这档工程挣了钱把门头房盖起来，不想盖了一半，摊上这档事。更让人烦心的是，小镇下了死命令，要求限期将房子盖起来，否则地皮收回。总不能半途而废吧，万般无奈，老徐只能又豁上老脸四处借钱盖房。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老徐的妻子在一次过马路时又出了车祸，治疗一年多，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脑袋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。

一连串的打击让老徐变了一个人，以前滴酒不沾的他开始杯不离手，借酒浇愁。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艰难时刻，老徐现在的老板接纳了他，让他干仓库保管。

老徐叹了一口气说，我在这儿干了14年，再有两三年就能还清“饥荒”，我今年69岁了，还完“饥荒”就该回家养老了。

我不知道这些年老徐是怎样熬过来的。我能体会他借酒浇愁的无奈。他是个男人，他必须独自面对一切，苦要自己扛，泪往心里流。

老徐说，艰难的时候死的心都有，但想一想患病的妻子，咬着牙也要挺过去。

我气愤不过，说，你该去找老周说道说道，不能轻易放过他！大不了玉石俱焚。

老徐摇了摇头说，找也无济于事。一切都过去了。

他说后来有知情人告诉他，当年老周一开始就知道某村盖楼手续不全，但又抹不开领导的面子，灵机一动想出脱身之计，特意让老徐顶雷。

老徐提及的老周我不陌生，小镇人送外号“草狐狸”。老周这些年搞房地产开发风生水起，身家不菲，成了远近闻名的企业家、大老板。

老徐一席话，我怔住了。老周的高大形象在我心里瞬间土崩瓦解，碎了一地。

望着老徐矮小的身形，消瘦的脸庞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，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老徐趟过岁月的河，直面人生，百折不挠，我真心佩服他是条汉子！